

165
10
46

重校四書

卷之

改正

孟子

重校

一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二	四	二	經	漢
冊	號	架	函	書	門
				類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子而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于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及。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子思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

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關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
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

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
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下學以伐燕為
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
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
然考異亦無他據
又未可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

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由忌天下方務於
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
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
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
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

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一說
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

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其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僻只

丁句性惡。木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

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

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

至處

愚按至字忍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

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

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

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

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

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

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

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

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
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
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
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
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
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
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
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疆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效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
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

奪不賢

乘去聲。賢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

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親。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主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

義而不言利所以根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

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

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

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觀樂之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樂

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麋音憂。鶴詩作鶻。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太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

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

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

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

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音尚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樂嘗

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
其自言而具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
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
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
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
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
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

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
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
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主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
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
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
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
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窳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一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耒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耒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十上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知多歸罪於歲。凶是知亦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

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

挺徒頂反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

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

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浚濬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擄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

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耕耨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勲而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

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

與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殺怨。孟子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更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

與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與。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

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無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音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

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

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

禦之夫音扶。浥音勃。由當作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

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若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蕪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

宋太祖皇帝能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不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

能禦也

保愛 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齒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饋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饋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獻音枝舍上聲。獻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齒齊臣也。饋鍾新。聞胡齒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

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側隱之

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

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

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埋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

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及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及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謂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也白也鈞三十九頁鈞至重難

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也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事之也吾幼謂我之子

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家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

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其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

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

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

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二者為快

也成三實非人心之所快有其於殺敵解之牛者故措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

所以輕短而功不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
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闢
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
情也其猶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
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
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
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
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
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
共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

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

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

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計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

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一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
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
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曰
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
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此以下
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
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
樂大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也。頽頽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蹙子六反。頽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同樂之樂音洛。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

矣。所謂齊其廢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

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

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

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

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則怙。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

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比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

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阜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

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主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

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

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哉。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太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

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不

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

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

朝傳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

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傳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

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賄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一千五百人為師。

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補之屬。賄賂。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
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

惟君所

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敎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

民也興發發奢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

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

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

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

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
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棖

獨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

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
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
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
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
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

也澤謂瀆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也惡惡
止其身不及妻孥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孥使之養其老
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
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樂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

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餼糧于橐于囊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

有餼音侯橐音托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
戰詩作輯音集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

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或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咸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太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

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山之下也。好女大王之妃也。曠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使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由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

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

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

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卑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

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

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
然後去之（丟上聲）

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

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善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

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教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鎰音益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

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猶和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知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學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哈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之王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

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在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者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用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霓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二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

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閔。閔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盡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
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管是。上慢而殘
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

如子弟之備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命。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

乎。事楚乎。問。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

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

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

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守死。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

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也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
邑也歸市人
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
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祚君
死之正也
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
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

正而少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
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
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
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
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
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

謀之未而不循天理之
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
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
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石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
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八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

遇哉

為去聲。沮。尼。皆呂反。女乙反。焉。於。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垂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165
10.
40

